

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最新颁布《语文课程标准》全部指定阅读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品牌策划：金榜之路教育研究中心

RESURRECTION

复活（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作品导读，开拓阅读思路

作者简介，再现大家风范

名家点评，点悟名著内涵

人物关系，理清情节脉络

思考练习，强化内容理解

延边人民出版社

涵盖教育部最新颁布《语文课程标准》指定阅读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复活

(下)

【俄】托尔斯泰 著
史文 译

品牌策划：金榜之路教育研究中心

丛书主编：唯 韬

丛书编委：丁 洁

吴丽萍

李小雷

肖 华

郭 健

陈允真

陈启文

陈淑华

陶龙章

麻秀广

腾成梅

王 芳

长 玲

李贺然

侯海军

谭书娟

余 娟

张立云

汪 莉

赵 涛

霍瑞彬

(按姓氏笔画排序)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第二辑/唯韬主编.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648-513-9

I. 语… II. 唯… III. 语文课—中学—课外阅读
IV. I71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4397 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责任编辑: 裴正浩 ■

主 编 唯 韬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80 \times 1230\text{mm}$ 1/32
印 张 360
字 数 1033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48-513-9/I · 155
定 价 总定价: 448.00 元 (全 35 册)
本册定价: 1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第二部

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两个星期以后,在枢密院里审理。这以前,涅赫柳多夫打算赶到彼得堡,准备在枢密院里遭到败诉以后,就按写状子的律师所出的主意,向皇帝告御状。依照律师的看法,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对这一点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假定事情真是这样,那么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一起在六月初动身。涅赫柳多夫已经下定决心跟玛丝洛娃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因此,为了给这次远行做好准备,他现在就得先到乡下去一次,把他在那边的事情安排妥当。

涅赫柳多夫首先坐火车到最近的庄园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儿拥有大片黑土的地产,他的主要收入就是从那儿来的。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住在这个庄园上,后来长大成人,还到那儿去过两次。有一次他遵照母亲的要求把一个日耳曼籍的总管送到那儿去,跟他一块儿检查田产的经营状况。所以他早就知道田产的情况,知道农民跟帐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跟地主的关系。农民跟地主的关系是这样:说得委婉一点,农民对帐房处在十足的依赖状态里,而说得直截了当一点,那就是农民受到帐房的奴役。这不是像一八六一年所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的或者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也受到在农民当中生活的



某些人的奴役。涅赫柳多夫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的田产的经营方法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他自己就帮着安排过这样的经营方法。可是涅赫柳多夫不光是知道这一点,而且他还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残酷的,而且从他读大学的时候起就知道,那时候他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宣传过这种学说,而且根据这种学说把他父亲的土地分给农民了,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就像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是罪恶。后来,自从他到军队中工作,养成习惯每年花掉大约两万卢布以后,所有他原先的那些见解对他的生活来说就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全部被他忘光,他非但从来也不问自己对财产抱什么态度,他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反而极力不去想这些问题。不过等到他的母亲去世,遗产由他继承,他不得不管理他的财产,就是管理土地的时候,他对土地所有制的态度问题又重新在他的面前提出来。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涅赫柳多夫就会对自己说,他没有力量改变现行的制度,而且管理田产的又不是他,那么他就会心安理得,仍旧住在离田产很远的地方,收下从那儿汇来的钱。可是现在他却做出决定:虽然他就要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就要同监狱世界发生种种复杂而困难的关系,而这些都是非用钱不可的,可是他仍旧不能容忍事情停留在原来的局面里,必须要改变它,即使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计。为此他决定不再自己经营土地,而要按照不贵的价钱把土地租给农民,使得农民大体上可以不必依赖地主。涅赫柳多夫不止一次把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认为不雇工耕种土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奴隶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不能算是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总算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也就是由较为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将近中午时分,涅赫柳多夫坐火车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些,事先没有打电报回来,却在火车站上雇了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小四轮马车。赶马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穿着黄色土布的农民长外衣,在瘦长的腰身底下打皱褶的地方系着一根皮带。

他照马车夫的派头侧着身子坐在赶车座位上。他很愿意跟车上的老爷谈天,因为他们一讲话,那匹衰老的、瘸腿的白色辕马和那匹拉边套的、害气肿病的瘦驴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地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赶车的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总管,不知道他的马车上坐着的就是这儿的主人。涅赫柳多夫故意没有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日耳曼人!”赶车的说,他在城里住过,读过长篇小说。他坐在那儿,侧着身子对着乘客,手里一忽儿握着他的长马鞭的柄,一忽儿又握着长马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马车,配上三匹草黄色大马,带着他的太太坐着出来兜风,嘿,那派头!”他接着说。“冬天,到了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圣诞树。我送客人到那儿去过。那儿点上电灯了,全省也找不出第二家来!他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有什么办不到的,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听说他已经买下一份好田产了。”

涅赫柳多夫认为,不论那个日耳曼人怎样管理他的田产,怎样捞油水,他自己是完全不在乎的。然而腰身瘦长的马车夫所讲的话,他听着却不高兴。他欣赏美丽的白昼,看到天空中浓密的乌云不时遮住太阳,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推犁,重耕燕麦地,看到茂密而碧绿的草场上空有些百灵鸟在飞翔,看到树林里除了发芽晚的橡树以外所有的树木都已经覆盖着一层嫩绿色,看到草地上到处是杂色的牛群和马群,看到田垄上有些庄稼人耕地,可是他看啊看的,有时又使他想起有一件什么不愉快的事。他就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事呢?于是他想起马车夫所讲的那个日耳曼人在库兹明斯科耶怎样耀武扬威的话。

一直等到涅赫柳多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着手处理事务后,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涅赫柳多夫把帐目检查一遍,跟总管谈了一次话。总管直率地谈到多亏农民缺少土地,多亏他们的土地被地主的土地围在当中,地主

才沾光不少。这就使得涅赫柳多夫更确定了他的打算：他不再想经营他的田产，而要把所有的土地都租给农民。从帐簿上，从他同总管的谈话中，他知道如今跟以前一样，最好的耕地有三分之二是由自己的工人使用改良的工具耕种的，其余的三分之一都雇农民来耕种，每俄亩工钱五个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挣到这五个卢布，就得把一俄亩地犁三回，耙三回，播下种子，然后收割，打捆，送到打谷场，这就是说同样的这些工作如果雇自由的和廉价的工人来做，每一俄亩地至少就要出十个卢布工钱。凡是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的各种农具，农民都得按最贵的价钱折合成工役来支付。他们要使用草场，在树林里打柴，取得番薯的茎叶，就都得做工，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帐房的债。这样，田野外围的那些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每俄亩所得到的收入，就比每俄亩地的地价按五分利息计算所能带来的收入多四倍。

所有这些，涅赫柳多夫以前就知道，然而现在他听到这些仿佛就像听到新鲜事一样，不由得暗暗感到惊讶，不明白他自己以及一切处在他的地位上的人怎么会没有看出这种关系多么不正常。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说把土地交给农民后，原有的全部农具就将白白地损失，连原价的四分之一也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把土地糟蹋掉，但是总的来讲，把土地租出去后涅赫柳多夫会吃亏太大，可是这些理由反而使得涅赫柳多夫相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使他自己失去大部分的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他这次来这里，马上办妥这件事。收割和出售那些已经播种的粮食，卖掉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应该等到他走后由总管去办。至于现在，他要求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田地周围三个村子里的农民第二天来开会，为的是对农民宣布他的意图，跟农民商定他交给他们的土地的租价。

涅赫柳多夫想到他自己坚决地抵制了总管的种种理由，愿意为农民做出一些牺牲，不由得满心愉快，就走出帐房，一方面考虑眼前要办的事，一方面绕过正房，穿过一个今年荒芜了的花圃（总管的房子前面却开辟了一个花圃），走过生满蒲公英的网球场，顺着椴树林里的林荫

路走去,像往常一样他总是到这儿来散步,吸一吸雪茄烟,而且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的母亲家里来做客,就是在这儿跟他调情的。涅赫柳多夫把明天他要对农民们说的话大致想好以后,就到总管那儿去,在喝茶的时候又商量一下如何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直到把事情办完,才放了心,才往那所大房子里一个平时用来招待客人、如今为他收拾好的房间走去。

这个比较小、干净的房间里挂着些威尼斯的风景画片,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摆着一张干净的弹簧床和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装了水的玻璃瓶、一盒火柴、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他那已经打开了盖子的皮箱,露出了他的化妆用品盒和他带来的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俄文的关于刑法研究的著作,还有一本德文的和一本英文的类似内容的著作。他打算这次下乡期间在空闲的时候就读这些书,不过今天已经没有功夫,他打算上床睡觉了,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准备去跟农民们谈判。

这个房间的墙角上,放着一把老式的红木雕花圈椅,涅赫柳多夫记得它本来是放在他母亲的房间里的。如今他一看到这把圈椅,心里忽然产生出一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感情。他忽然舍不得这所就要拆毁的房子,舍不得那个就要荒芜的园子,舍不得那一片就要砍倒的树林,舍不得所有那些畜厩、马房、库房、机器、牛马。那些东西虽然并不是由他购置的,但是,他明白这都是辛辛苦苦置办起来,维持下来的。以前他觉得放弃这些东西轻而易举,现在他不但舍不得这些东西,甚至也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目前很可能急需的那一半收入。而且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帮他的忙,根据这种理论来判断,把土地交给农民,毁掉他自己经营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当占有土地。我不占有土地,也就不能维持这份产业。再者,我现在就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不论是这所房子还是这个庄园,我都不需要了。”他心里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不过,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住一辈子。要是你结了婚,你



就可能子女。你完整无缺地接受了这份田产,以后你就得把它完整无缺地传给你的子孙。人对土地要负责任。把它交出去,毁掉一切,这都很容易,可是要置办起来,那就很难了。要紧的是你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你以后怎样生活,再根据这一点来处理你自己的财产。莫非你目前做出来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吗?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涅赫柳多夫问他自己。他不能不承认:别人对他所做的事会说长道短,这对他做出决定是有影响的。他越是考虑,问题就越来越多,而且越发不容易解决。他为摆脱这些想法,就在那张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想等到明天头脑清醒以后,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可是他很久都睡不着觉。青蛙的聒噪声随着新鲜的空气和月光一齐涌进敞开的窗口,夹杂着夜莺的啁鸣声和呼哨声。远处花园里有几只夜莺在叫,有一只却近在窗跟前,就在盛开的丁香花丛里叫。涅赫柳多夫听着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就想起典狱长女儿的弹琴声。他想起了典狱长,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过“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的时候,她的嘴唇也像青蛙聒噪那样发抖。然后,那个日耳曼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应当拦住他才行,可是他不但下了坡,而且变成玛丝洛娃,开口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行,我不能让步。”涅赫柳多夫暗想。他醒过来,暗自问道:“那么我做的事究竟对不对呢?我不知道。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无所谓,我该睡觉了。”于是他自己也走下坡去,顺着先前总管和玛丝洛娃的路走下去,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二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涅赫柳多夫醒了过来。帐房里派来伺候主人的那个年轻的职员,听见主人动弹,就给他送去一双从没擦得这么亮的皮鞋和一杯非常纯洁清凉的矿泉水,并且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陆续到

会。涅赫柳多夫跳下床,头脑清醒了。昨天他舍不得交出土地,毁掉自己的产业,如今那种感情已完全消失。现在他想起那种感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他目前要办的事就心里高兴,不由自主地为它感到自豪。从他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蒲公英丛生的网球场,农民们按照总管的命令正聚集在那儿。昨天傍晚青蛙拼命聒噪。今天天色阴晦。从早晨起就下着温暖的毛毛细雨,没有风,弄得树叶上、树枝上、青草上挂满了小雨珠。飘进窗子里来的,除了草木的气味以外,还有渴盼雨水的土地的气味。涅赫柳多夫穿衣服的时候有好几次往窗外看,瞧着农民们纷纷到小广场上来集合。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过来,见了面就脱掉各自的软帽和便帽,互相鞠躬,围成一个圈子,拄着拐杖。总管是一个肌肉发达、筋强力壮的青年人,穿一件上面安着绿色的竖领和很大的纽扣的短大衣。他来告诉涅赫柳多夫说,大家已经到齐,不过他们不妨等一等,涅赫柳多夫尽可以先喝完了咖啡或者茶再去,这两样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见他们的好。”涅赫柳多夫说。他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们谈话,竟感到既胆怯又害臊。

他就要去实现农民们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望农民们是根本不敢妄想能够实现的,那就是按低廉的租价把土地交给他们。换句话说,他就要去赐给他们恩惠,可是不知怎么,他有点羞愧。等到涅赫柳多夫往聚集的农民们那边走去,那些生着浅黄色头发的、生着鬃发的、秃顶的、头发花白的农民,就纷纷脱掉头上的帽子。可是他非常窘迫,很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细雨仍旧在淅淅地下着,小雨珠挂在农民们的头发上,胡子上,长衫的绒毛上。农民们瞧着主人,等着他们对他们说话,可是他窘得什么话也说不出。这种难堪的沉默被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日耳曼总管打破,他认为自己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他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大耳、体格强壮的人也像涅赫柳多夫本人一样,跟农民们的满是皱纹的瘦脸和在他们的长衫里隆起的瘦肩胛骨相比,形成了惊人的对照。



“听我说，现在公爵打算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呢，瓦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给你干活吗？我们对去世的女主人很满意，祝她的灵魂升天堂。感谢公爵少爷，他也没有丢下我们不管。”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约你们来的，要是你们乐意的话，我就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涅赫柳多夫终于开口说。

农民们都不做声，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

“不过，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穿长外衣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使用土地。”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人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人说。

“给土地哪有不要的！”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心得多，只管收钱就成了，不然的话，麻烦可多了！”有些人说。

“麻烦都是你们惹出来的，”日耳曼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又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瓦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进麦田里来了？可是谁存心把它放到麦田里去呢？我白天忙着干活，一股劲儿地抡镰刀，干一天好比干一年。晚上我又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那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就该守规矩。”

“你说的倒好，守规矩，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身量黑头发、满脸胡子的中年农民反驳说。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应该造一道围墙。”

“那你就得给木料，”后边有一个身材矮小、外貌不扬的农民插嘴说，“去年夏天我倒是想造围墙，可是人把我关进牢房里，喂了三个月的虱子。这就叫造围墙。”

“他说的是怎么一回事？”涅赫柳多夫问总管道。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国话说，“他每年都在树林里偷树，被人逮住。你得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才成。”总管说。

“莫非我们不尊重你吗？”老头子说，“我们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就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得了，老乡，谁也不会欺负你们。你们别欺负旁人就成了。”

“说的倒好听，‘谁也不会欺负你们’！去年夏天你就打过我一个嘴巴，打完就算了。看样子，跟阔人就是没理可讲。”

“那么你做事就得守法。”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舌战双方都不大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话，而且为什么说这些话。只见舌战中的一方满腔愤恨，只是因为害怕才没有发作出来罢了，另外的一方却感到地位优越，有权有势。这场舌战涅赫柳多夫听着很难过。他极力想回到正事上来，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关于土地的事怎么办呢？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定个什么价钱呢？”

“这是您的东西，要由您来定价钱。”

涅赫柳多夫就定出一个价钱。尽管涅赫柳多夫所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价低得多，农民们却照例开始还价，认为价钱太高。涅赫柳多夫本来预料他提出的价钱会被他们高兴地接受，可是他根本看不出农民有什么满意的表现。涅赫柳多夫只能根据一件事来推断他提出来的价钱对他们有利，那就是后来大家谈到由谁承租土地的问题，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担，农民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中的一派打算把劳动力弱和无力付款的农民排除在承租土地之外，另一派就是他们打算排挤出去的那些农民。最后，多亏由总管出力，才讲定了

价钱和交款的期限。于是农民们一边热闹地交谈，一边走下山坡，往村子里走去。涅赫柳多夫就到帐房去，跟总管一块儿拟定租约。

涅赫柳多夫所希望和所预料的那些愿望都安排下来了：农民得到土地后所付的租金比本区土地的一般租金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到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然而这笔钱在涅赫柳多夫仍然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会有额外的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涅赫柳多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出来，尽管有一些农民对他说出感激的话，可是农民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于是，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双方在家里写成的租约上签了字。涅赫柳多夫由一些受众人推选而特意到此地来的老年农民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马车夫称为阔气的四轮马车，由三匹马拉着，向那些带着困惑的脸色和不满意地摇着头的农民们告别，动身到火车站去。涅赫柳多夫对他自己不满意，他所不满意的究竟是哪一方面，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一直觉得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三

涅赫柳多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到他姑姑们让他继承的庄园去，也就是他同卡秋莎相识的地方。他对这片田产上的土地也打算照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用过的那种办法处理。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关于卡秋莎的事，关于她和他的孩子的事：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是怎样死的？他一清早来到帕诺沃。他坐着马车走进庄园的院子，使他触目惊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房屋，特别是正房，显出一幅衰败荒凉的景象。铁皮房顶本来是绿色的，已经很久没有油漆过，现在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多半是被暴风雨掀起来的。正房的四周用薄板包起来，钉好，如今有些地方的木板已经被人撬走，那种人专挑容易拔掉生锈的钉子拆下木板的地方下手。门廊有两个，一个是正

门的门廊，一个是后门的门廊，都已经朽烂倒塌，只剩下梁架。有些窗子缺了玻璃，钉上了木板。管家住着的厢房、厨房、马棚，都已经陈旧，色泽灰暗。惟有花园，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葱茏茂盛，枝条扶疏、百花争妍。从围墙外面就可以看见樱桃树、苹果树、李树开了花，好比一朵朵白云。做篱笆用的丁香花丛也开了花，就像十四年前一样，那一年涅赫柳多夫跟十八岁的卡秋莎一块儿玩捉人游戏，就在这样的丁香花丛后面跌过一交，被荨麻刺破了手。当初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在正房旁边种过一棵落叶松，矮得像是木橛子，如今却长成一棵可以做梁木用的大树，枝子上满是绿里带黄而又像绒毛那么柔软的松针了。河水在两岸之间奔流，流到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地往下冲去。河对岸的草场上，农民们的各种颜色的牛马混杂在一起，正在吃草。管家是一个在宗教学校里没有毕业的学生。他笑吟吟地在院子里迎接涅赫柳多夫，又请他到帐房里去，然后又笑吟吟地走到隔板后边去，仿佛他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就要发生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似的。隔板后面响起了悄悄讲话的声音，随后就沉默了。马车夫收到车钱后，赶着车出了院子，响起一片铃铛声，接着周围又静了下来。这以后有一个赤脚的姑娘，穿着绣花衬衫，耳朵上挂着绒毛球算是耳环，在窗子外面跑过去。有一个成年的男子跟在那个姑娘后边跑过去，他那双大靴子的钉子在一块踩实的地面上踩得叮叮地响。

涅赫柳多夫在窗旁坐下，望着花园，听着各种声音。春天的新鲜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香飘进窗口，风轻轻地吹动他汗滋滋的额上的头发和放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河边响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那是农妇们在用洗衣棒捶打衣服，这些声音此起彼落，融成一片，在迎着太阳而闪闪发光的河塘上飘荡。磨坊那边，传来流水倾泻的均匀声音。一只苍蝇惊恐而响亮地嗡嗡叫着，从他耳旁飞过。

忽然，涅赫柳多夫想起很久以前他还年纪很轻，心地还很单纯的时候，也就是在这儿，在磨坊有节奏的喧闹声中，听着河边那些洗衣棒捶打湿衣服的响声，春风也是照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头上的头发，吹



动那布满刀痕的窗台上放着的便条纸。恰好也有一只苍蝇像这样惊恐地从他耳旁飞过。他不光是想起了当初他是个十八岁的青年的那种样子,而且感到他现在依然像当时那么朝气蓬勃、心地单纯,胸怀大志。但又觉得如同梦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他知道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他心里顿时感到无比惆怅。

“请问,您什么时候吃饭?”管家含笑问道。

“随您的便好了,我不饿。我要到村子里去走一趟。”

“不过,您是不是先到正房里去一趟?房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请您去看一趟吧,如果这所房子的外表上……”

“不了,以后再看吧。请您先告诉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女人叫马特廖娜·哈林娜的?”

这个人就是卡秋莎的姨母。

“怎么没有?她就住在村子里,我简直拿她没法办。她在卖私酒。我知道这件事,揭过她的底,骂过她,可是又不忍心把她报官。她已经是老太婆,妇道人家,又有孙儿孙女要她养活。”管家说,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既表示他想向东家讨好,又表示他深信涅赫柳多夫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跟他一样。

“她住在哪儿?我想去找找她。”

“她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起第三家。左边是一所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去。”总管快乐地笑着说。

“不必了,谢谢您,我会找到的。劳驾,请您通知农民们,让他们来开会,我要跟他们谈一谈土地的事。”涅赫柳多夫说,打算在此地按照在库兹明斯科耶的那种方式跟农民们把事情处理好,而且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完。

四

涅赫柳多夫走出大门,遇见了那个农家姑娘,耳朵上挂着绒毛球,

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围裙,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路跑来。她左胳膊在胸前很快地甩着,右胳膊搂住一只红公鸡,把它贴紧她肚子。那只公鸡抖动着红冠子,仿佛很镇定,光是转动眼珠,时而把一条黑腿伸出来,时而又缩回去,它的爪子常常钩住那个姑娘的围裙。姑娘跑得离东家近了,就放慢脚步,把跑步改成走路。她走到他跟前站住,把头往后一仰,对他一鞠躬。直到他走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继续往前走。涅赫柳多夫走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到一个背有点驼的老太婆,身上穿着肮脏的粗布衬衫,背上横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两头挑着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桶。老太婆小心地放下两只水桶,也像那样把头往后一仰,对他一鞠躬。

过了这口水井就是村子。那天的天气晴朗、炎热,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道上弥漫着浓烈刺鼻而又并不难闻的畜粪气味,有些大车顺着平坦坚实的道路爬上山坡,粪味就是从那儿飘来的,不过主要的却是从各家院子里刚刚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涅赫柳多夫正走过那些院子的敞开的门。有些农民跟在大车后面爬上坡去,光着脚,上衣和裤子上都粘着粪汁;他们不时回过头来瞧着这个又高又结实的老爷,看见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路就用这根手杖点一下地面,一路走上坡来,穿过村子。有些农民正从田野里赶着空车回来,一路小跑,在赶车座位上颠个不停,他们看见这沿着他们的村街走动着的平常的人,不由得暗暗吃惊,脱掉帽子对他鞠躬。村妇们走到大门外边来,站在房外的门廊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一路走过去。

涅赫柳多夫刚走到第四个人家的院门口,却不得不停步,让一辆大车从大门里出来。那辆大车吱吱嘎嘎响着,装满畜粪,堆得很高,压得很紧,上边铺着一张椴皮席供人坐。有一个六岁的男孩跟着大车走出来,正在等着坐上车去,心里很兴奋。一个穿树皮鞋的青年农民赶



着马，迈开大步从院门里走出来。有一匹长腿的蓝灰色小马从院门里跳出来，可是见到涅赫柳多夫就吓了一跳，赶紧靠近那辆大车，用腿蹭着车轮，窜到前边它母亲那儿去，那匹母马已经拉着那辆沉重的大车走出院门，正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清瘦矫健的老人牵出来，他也光着脚，穿着花条子的裤子和肮脏的长衬衫，背上隆起尖瘦的肩胛骨。

那些马顺着平坦结实的道路上走去，道路上点缀着灰色的、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这时候那个老人又回到大门口，对涅赫柳多夫鞠躬。

“你就是我们那两个老小姐的侄子吧？”

“对了，我就是她们的侄子。”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一看我们哪？”老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来。

“对，对。怎么样，你们过得好不好？”涅赫柳多夫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仿佛感到愉快似地拖着长音说。

“为什么这样糟呢？”涅赫柳多夫一面说，一面走进院门。

“这算是什么日子，糟得不能再糟了。”老人说，跟着涅赫柳多夫走进院子。他来到一个敞棚底下，在那块已经铲掉畜粪而露出地皮的空地上站着。

涅赫柳多夫跟着他走到那个敞棚底下。

“瞧，我家里总共有十二口人，”老人接着说，指了指两个女人，她们手里拿着大叉，头巾已经从头上滑下来，站在还没除干净的粪堆上，满头大汗，把裙摆掖在腰里，裸露出的小腿肚子上有半截溅满了粪汁。“每个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这笔钱打哪儿来呢？”

“难道，你们自己打的粮食还不够吃？”

“自己打的粮食？！”老人说着，冷笑了一声，“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